



卧龙生真品全集

烟锁江湖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卧龙生真品全集

烟锁江湖

下

(台湾)卧龙生 著

烟锁江湖

【台湾】卧龙生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开封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8.375 印张 701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陕版出图字 25-1996-30

ISBN 7-80605-390-5/1·338

(上、下)定价:38.00 元

目 录

第 十 九 回	长老会议·····	(377)
第 二 十 回	变起夺腋·····	(397)
第二十一回	弃暗投明·····	(417)
第二十二回	云顶神府·····	(435)
第二十三回	魔教幻术·····	(457)
第二十四回	白衣魔女·····	(489)
第二十五回	苦练奇技·····	(516)
第二十六回	抗魔大旗·····	(541)
第二十七回	金箱三宝·····	(564)
第二十八回	尸人之阵·····	(587)
第二十九回	五鬼合博·····	(606)
第三十回	大鹏黄莺·····	(627)
第三十一回	夺魂四艳·····	(651)
第三十二回	药王毒经·····	(671)
第三十三回	闺室密谋·····	(689)
第三十四回	武林觉醒·····	(710)
第三十五回	魔消道长·····	(733)

第十九回 长老会议

周鹏道：“你这小子，真是满口胡言乱语……”

江玉南道：“你身怀魔教绝技，也只有那种邪恶的武功，才会使你变得非常嗜杀。”

周鹏冷冷说道：“尤天健，你听到没有，我是一帮之主，竟然受他这等羞辱，你们都是丐帮弟子……”

江玉南叹息一声，接道：“周帮主，大丈夫顶天立地，你领导丐帮上万之众，怎会变得忽硬忽软，这做法是想要他们听命行事呢？还是想逃避公正的调查？”

尤天健站在一侧，沉吟不语。

周鹏突然纵声大笑道：“江玉南，云顶神府是何等受人敬重之所，怎容你这个狡诈阴险，极尽挑拨离间的弟子！”

江玉南道：“真金不怕火，只要帮主同意，在下愿意和帮主对质。”

周鹏道：“笑话，你和我对什么质？”

江玉南道：“你练过魔教武功，身有异征，在下不难指出来。”

周鹏道：“那很好，你倒说说看，本座异征何在？”

对江玉南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他也实在无法说出他的异征何在。但他推想必有异征。

看周鹏神情，江玉南料知自己的判断不错，冷然一笑道：“在下可以指出，不过不是此地，不是此时。”

周鹏道：“一派胡言……。”

江玉南道：“周帮主，如若你敢召集贵帮中的长老，和在下争论，在下立刻可以指出你周帮主的异征之处。”

周鹏道：“丐帮长老会，是何等重大的会议，岂能随便召开。”

江玉南道：“贵帮在此举行会议，在下相信，大部份长老还未散去，帮主如是问心无愧，何不把他们召集来此，在下如是不能说个

明白，只怕贵帮长老也不会放过在下。”

尤天健神态恭谨地说道：“帮主，这位江少侠说的不错，召集长老，看他还能要出些什么花样，他如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以诸位长老，生擒他不是什么难事。”

周鹏冷冷说道：“生擒以后呢？”

尤天健道：“生擒之后，把他送往云顶神府，要他们给咱们一个交代。”

江玉南道：“那是死罪，神府戒律不多，但执行极严。”

周鹏沉吟一阵，道：“尤护法，这个办法不行。”

尤天健道：“为什么？”

周鹏道：“咱们还无法证明他是云顶神府中人，万一冒充的，那岂不留人笑柄？”

尤天健道：“江少侠，你能够拿出证明你身份之物吗？”

江玉南道：“尤护法，在下如若能够拿出证明之物，尤护法又能保证什么？”

尤天健呆了一呆，回顾周鹏道：“帮主，这个，咱们该如何回答？”

周鹏似是也有了警觉，态度忽然一变，道：“尤护法的看法呢？”

尤天健道：“这件事，已逾越了属下的权责，要请帮主决定了。”

周鹏淡淡一笑道：“尤护法，是不是本座决定的有悖常情？”

尤天健道：“这个属下不敢妄论，只不过兹事重大，在下倒希望帮主处理慎重一些。”

周鹏道：“怎么一个慎重法？”

尤天健道：“这个要看帮主的英明卓裁了。”

周鹏叹息一声，道：“尤护法，我处理不少疑难的帮务，但从来没有遇上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尤天健接道：“对云顶神府的事，不得不用心一些，那不止是因为神府一直是领导天下，武林同道的精神领袖，而且，也是和丐帮有着很深交谊，唉，这实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周鹏道：“咱们丐帮和神府，有些什么关系呢！”

尤天健怔了一怔道：“怎么？老帮主没有告诉你吗？”

周鹏道：“说了，只可惜说的不够详尽。”

尤天健道：“咱们上一代帮主，都受云顶神府的帮助，所以，丐

帮的竹符令，有两块都落在神府之中。”

周鹏道：“有这等事？”

尤天健脸上闪掠过一抹讶异之色，但不过一掠即逝。幸好，周鹏没有留心看。但江玉南看到了，金长久也看在眼里。

尤天健道：“是！千真万确，丐帮竹符令对丐帮弟子有着绝对约束的效力，令到之处，赴汤蹈火，亦是不能违背。”

周鹏冷笑一声，道：“对我这个丐帮帮主，也有绝对的约束力量吗？”

尤天健道：“有！”

周鹏道：“如是本座不遵从竹符令，那又会如何？”

尤天健道：“那是丐帮历代相传的最高权威征象——如何能够违背。”

周鹏冷笑一下，道：“这么说来，执有一枚竹符令，岂不大过帮主了？”

尤天健道：“话不是这么说，帮主的身份，在本帮中，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不过，那竹符令乃是本帮中历代相传之物。”

周鹏笑一笑，道：“尤护法，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如今本座和竹符令持有人，各下一道令谕，要你去办两件不同的事，或是两件相互冲突的事，不知你要听哪个的？”

尤天健道：“这个，这个，怎么会呢？”

周鹏道：“我只要明确的答复，不要模棱两可的说法。”

尤天健道：“这个，属下自然是听从帮主的令谕了。”

周鹏笑一笑，道：“好！那你立刻率人杀了江玉南。”就算十二金刚全数战死，我也留他不得。”

尤天健道：“帮主，就当刚才你已杀了属下。”

周鹏道：“你敢抗命！”

尤天健道：“不敢，不过，江少侠说得很清楚，你不是动怒杀人，也不是为了贯彻丐帮的令谕杀人，你只是排除异己。”

周鹏道：“反了，反了，你敢对本座无礼，拿命来！”

尤天健道：“本帮帮规，载诸明文，帮主对长老、护法，只有收押之权，不能断然处置，必须有长老会议决定他们的生死。”

周鹏道：“好！那本座就先把你收押起来。”

尤天健笑一笑，道：“帮主，何不容属下说完话，你再下令不

迟。”

周鹏道：“你还有什么话说的？”

尤天健道：“属下本来不信江少侠的话，也不相信他是来自云顶神府，但我在他的剑招上，看出了他的来历，由帮主这等惶急的处事情中，瞧出了破绽，也证明了你的身份。”

周鹏眼看杀死尤天健的机会已经不大，才缓缓说道：“尤天健，你在丐帮中身份不低，声誉也不错，为什么要抗拒令谕？”

尤天健道：“老叫化区区一人，死而何惜，但我必须要活下去，明白内情，揭发你的阴谋。”

周鹏冷笑道：“本座有什么阴谋？”

尤天健摇摇头，道：“你，你是魔教中人，混入了丐帮，篡夺了帮主之位，唉！二十年来，我们都没有识破你的身份，想来，真是可怕得很。”

周鹏脸上一片冷肃，缓缓说道：“难道你敢背叛丐帮？”

尤天健道：“属下不敢背叛丐帮，但也不容人出卖丐帮。”

话已对面说明，周鹏心中恨怒已极，厉声说道：“本人就任帮主以来，你是第一个敢于抗命的人，我如不把你碎尸万段，此后如何服众！”

尤天健道：“帮主，咱们帮规没有这一条约定，只要你召开长老会，属下自会在会中述明内情，恭请长老会议裁决。”

周鹏眼看尤天健的态度愈来愈是强硬，已知难以帮主身份压住他，但要此人必死，只有动手搏杀他一途可循了。

心中念转，沉吟不语。

江玉南却高声说道：“周帮主，狐狸已露了尾巴，在场中的丐帮弟子，都已听明，稍具智慧，他们都应该有个判断，谁真谁假，他们心中都有个数了。”

周鹏冷笑一声，道：“江玉南，如若本座召开了长老大会，查明真象之后，你要如何？”

江玉南道：“真查明了你不是魔教中人，在下愿受贵帮制裁。”

周鹏道：“你是云顶神府中人，敝帮只怕没有法子制裁你，我要你承诺一件事。”

江玉南道：“好，你说。”

周鹏道：“查明真象之后，你就当场自绝。”

江玉南道：“好！这个我答应……”

金长久道：“且慢答应。”

周鹏道：“你们害怕了？”

金长久道：“不是害怕，而是应该把话说清楚，查明真象这句话，太过笼统，你如不是魔教中人，江少侠当场自绝，你如是魔教中人，那又如何呢？”

周鹏道：“老叫化如是魔教中人丐帮长老会也不会放过我。”

金长久道：“这才是一句公平话。”

周鹏回顾尤天健一眼，道：“你怎么说？”

尤天健道：“属下抗拒令谕，亦愿当场自绝。”

周鹏道：“好！立刻召集长老会，今晚掌灯时分，你们到青石楼中相见。”说完话，转身而去。

尤天健望着周鹏的去向出了一阵子神，才缓缓说道：“江少侠，能够回答老叫化子几句真诚的话吗？”

江玉南道：“知无不言。”

尤天健道：“你是神府中人？”

江玉南道：“不敢相瞒，在下确是来自云顶神府。”

尤天健道：“你有证据能证明敝帮主是魔教中人？”

江玉南道：“这一番争执，鹿死谁手，很难预料，尤护法也该知道，周帮主是一个机智多变的人，他如去布署准备，定有使人难找空隙的安排。”

尤天健道：“我是说，他是不是真的魔教弟子？”

江玉南道：“千真万确。”

阎五道：“尤兄，丐帮数百年来，一直以维护武林道统为己任，近年中尤为显著，如若贵帮……”

尤天健摇摇手，接道：“阎五，不用说下去了，尤花子会尽力维护敝帮的传统，生死在所不计，诸位好好研商一下，如何能指出确证，使敝帮长老相信，我先走一步了。”

江玉南轻轻吁一口气，道：“金塘主，你经验丰富，可曾瞧出那周鹏有些什么破绽？”

金长久道：“看他今日处置事情的激动、手法，是魔教弟子已无可疑，问题在如何能指出确切证明，使丐帮长老相信。”

陌南道：“他练过残心指，如若仔细地检查不难找出一点蛛丝

马迹，但我不知道这一门武功，是否有掩饰之法。”

金长久道：“魔教武功，必有其独特之征，只要江少侠能指出来，周鹏作贼心虚，必然会露出马脚，再说，丐帮长老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大多为人精明，自不易被他欺骗过去，尤天健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金某人担心的倒是另一件事。”

江玉南道：“什么事？”

金长久道：“你想想看，如若周鹏真是魔教弟子，他怎会给你这么一个机会，让你在丐帮长老会上，揭发他的疮疤？”

阁五道：“看他为人凶残、阴险，必会另有布置，可惜，咱们无法猜出他布署的方法。”

金长久道：“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他心中打的什么主意，安排的什么诡计，咱们如何应付？”

高泰道：“这件事，尤护法已经知晓了，他如有什么阴谋布置，可以欺骗咱们，只怕无法欺骗过尤天健。”

田荣道：“这倒也是，可惜，咱们刚才忘了提醒他一声。”

老谋深算的金长久轻轻吁一口气，道：“江少侠，刚才那个局面，如若坚持下去，或者周鹏下令丐帮弟子出手，必然是一场很惨酷的杀戮，但周鹏却忍了下去，那表示了什么？”

田荣道：“那表示什么呢？”

金长久道：“他早已想到了更好的应付办法，胸有成竹。”

田荣笑一笑，道：“金塘主，不论他想到了什么办法，也只有半天的布置时间，只要咱们能够事先找出他们阴险所在，那就不难对付。”

金长久道：“这件事，咱们一直处于被动之中，无法制敌机先，这就叫棋差一着，束手缚脚，如若咱无法在今晚上一会之中，扳回劣势，这一仗，咱们就败定了。”

田荣道：“这话不错，但金塘主只是指出了咱们处境之恶，却没说出应付之法。”

金长久笑一笑，道：“办法，在下倒是想出了两个，只不过，一切都要先看对方的行动，咱们才能定出对付之策，就发展而言，不外两途。”

江玉南道：“金塘主，说下去吧！咱们都在洗耳恭听。”

金长久略一沉吟，道：“一个是他真的召集了丐帮长老会议，只

不过，那已控制了大部分丐帮长老，会议由他操纵……”

江玉南道：“控制了丐帮的长老会，岂不是等于控制了整个丐帮？”

金长久道：“自然，那些丐帮长老会也并非甘为所用，几百年的传统，丐帮中人一直保有他们那一股忠义之气。”

江玉南轻轻吁一口气，道：“还有一个情形呢？”

金长久道：“丐帮中长老，相信了你的话，要举行丐帮大会，推选新帮主，可能会立刻引起一场纷争。”

江玉南点点头，道：“这该是最好的一种结果了。”

金长久道：“江少侠，我看周鹏为人，不是那么简单，如若他没有几分把握，决不会请我们去参与这一次长老大会。”

江玉南道：“在下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们也该准备一下，万一丐帮长老会在周鹏的控制之下，咱们又如何应变？”

金长久道：“这件事，咱们应该和铁剑三雄商量一下。”

阎五道：“一个弄不好，必将陷入一场苦战，这件事咱们得好好地商量一下。”

从这些事上，就瞧出金长久和阎五的老练来，经两人一番布置、安排，把仅有的人力，作了最适当的分配。

决定参与丐帮大会的是田荣、高泰、江玉南。

金长久不想去，但却被田荣拖了一把，道：“金塘主经验老练，阅历丰富，咱们希望金老去主持大局。”

这一记有如铁索套头，金长久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道：“当然，在下应该去，不过，主持大局，要靠江老弟，在下只不过是提供一二愚见罢了。”

田荣道：“主意还得你金老来出，除了江兄之外，你是自下咱们这一群中，最重要的人物了。”

金长久苦笑一下，道：“言重，言重！”

反而是阎五争着要去，却被留了下来，大家都信任他，要他率领铁剑门中人作为接应。”

人手分配好，天色还早，江玉南等吃了一点东西，又找清静的地方，坐息了一阵。

夕阳残照，黄昏将近。江玉南等一行正准备动身，却听到了一阵鹰鸣之声，传了过来。这正是江玉南和铁剑门中约定的信号。

接着有人闯了进来。来人速度奇快，眨眼之间，人已到了江玉南等身前。大出意料之外，来的竟是三凤姑娘。

金长久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来得正好，我们正感为难，希望姑娘给咱们指点指点。”

三凤神情冷肃，缓缓说道：“你们太沉不住气了。”

金长久道：“这话怎么说？”

弧道：“你们知晓了内情，就该设法安排一下，怎么莽莽撞撞就闹了出来，如今周鹏已经有了准备，你们要如何应付这件事情？”

江玉南道：“三凤姑娘，周鹏气势咄咄逼人，如若在下不把事情点明，那就闹成不了之局，除非我们愿意面对着数百位丐帮精锐弟子的猛攻。”

三凤道：“你们说出了内情之后，又成了个什么结果呢？”

江玉南道：“丐帮护法尤天健，似乎是已被我们说动和周鹏起了争执。”

田荣道：“周鹏眼看帮中弟子心生动摇，答应我们召集长老会，约我们今夜到青石楼上，在长老会中和我们辩明是非。”

金长久道：“咱们正担心证据不够，无法使长老会心服口服，姑娘来得正好，可以多说明一些内情，咱们在长老会中，也好能说服丐帮的长老。”

三凤道：“你们认为周鹏真的会为你们召集丐帮长老，举行一次长老会议吗？”

江玉南道：“就算他有所安排，但丐帮中人，已经有人对他动疑，那也会使他在丐帮中威信大受影响。”

三凤沉吟了一阵，道：“事已至此，就算我再责备你们，也是没有什么用了，眼下之计，必须先使周鹏身份暴露，让他无法在丐帮中再待下去。”

金长久道：“对！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周鹏仗恃的，不过是他帮主的身份，指挥着丐帮的庞大实力，如若他无法再在丐帮中待下去，用不着咱们对付他，丐帮也不会放过他了。”

三凤点点头，道：“希望你们能说服丐帮长老，不过，我总觉着，周鹏不是这么简单的人。”

高泰道：“自然，这位江少兄来自云顶神府，剑术绝世，也是我们敢于和他对抗的原因之一。”

三凤哦了一声，回顾了江玉南一眼，道：“你真是云顶神府的人？”

江玉南点点头，道：“是！在下来自云顶神府。”

三凤沉吟了一阵，道：“你们现在就准备到青石楼上赴约？”

江玉南道：“是！”

三凤道：“好吧！我跟你们一起走一趟。”

高泰呆了一呆，道：“姑娘就这样去吗？”

三凤道：“不！我要易容改扮一下。”举步行入不远处一座树林之中。

金长久皱皱眉头，欲言又止。

江玉南低声道：“金前辈，你有什么高见？”

金长久道：“江少侠，在下觉着事情有点不对？”

江玉南道：“什么不对？”

金长久道：“江少侠，你觉着三凤姑娘怎么样？”

江玉南道：“在下瞧不出来。”

金长久道：“三凤姑娘常住三凤阁，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怎知周鹏是魔教中人……”

高泰接道：“她看出了周鹏的武功路数。”

金长久笑一笑，道：“高兄弟，咱们的经验，不算不丰富，但却无法瞧出周鹏用的是魔教武功，三凤姑娘却一眼就瞧了出来？”

高泰道：“嗯！倒也有理。”

金长久道：“三凤姑娘，既然能一眼瞧出来，那周鹏身怀魔教武功，其中必有原因。”

高泰道：“对！这位三凤姑娘，怎会有如此能力。”

金长久道：“那不外两个原因，第一，她也是魔教中人，所以，一限就能瞧出对方身怀魔教武功；第二，她早知周鹏身份，有意的陷害于他。”

江玉南沉吟了一阵，道：“如若周鹏是魔教中人，这就谈不上陷害。”

金长久道：“他如不是魔教中人呢？”

江玉南道：“那三凤根本就不会来，但她却来了。”

谈话之间，三凤已然快步行了过来。她已改扮成一个外貌俊俏的后生，笑一笑，道：“我跟着你们哪一位？”

江玉南道：“姑娘……”

三凤接道：“由现在开始，不能叫我姑娘了，要叫我小三。”

江玉南道：“小三。”

三凤道：“对！公子有什么吩咐？”

高泰哈哈一笑道：“小三，我看你就跟着江兄好了，我们这一群人中，看来看去，只有江兄和田兄可以带你这么一个漂亮的书童。”

三凤笑道：“好，我就跟着江少侠……”抬头看看天色，接道：“自下的辰光还早，我还有几句话，奉告各位。”

金长久道：“咱们洗耳恭听。”

弧道：“照周鹏的为人，他决不会真的为你们举行一个长老会议。他必然有他的阴谋。”

金长久道：“如若丐帮长老在场，他就算早有阴谋，只怕也无法施展。”

三凤道：“我唯一担心的是，那些丐帮长老，有人冒充。”

金长久呆了一呆，道：“冒充，这个不太可能吧？”

三凤道：“没有什么不可能，魔教中作事，一向是不择手段，除非周鹏能控制长老会，否则，他必采李代桃僵之计。”

阎五道：“周鹏如行李代桃僵之计，必须有一个极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丐帮之中，早已潜伏了很多魔教中人。”

弧道：“周鹏任丐帮帮主数年之久，岂会没有布置？他雷厉风行，执行帮规，自然是早有预谋，一面清除反对自己的力量，一面安插魔教中人手，老实说，自下的丐帮，只怕已不是昔年的丐帮可比了。”

金长久道：“姑娘推断的很有理，不过，在下倒还想请教几句不当之言。”

三凤道：“请说。”

金长久道：“姑娘对魔教中事，似是十分了解。”

三凤道：“这个何足为奇？因为，我也是魔教中人。”

金长久呆了一呆，道：“客观说来，你和周鹏算是同一师门了？”

三凤道：“不错，要不然，我对魔教中事，怎会如此了解？”

金长久道：“姑娘既是同属魔教中人，又为什么揭发周鹏的隐秘？”

三凤叹息一声，道：“因为，我发觉了事态太严重，魔教中的弟

子，竟然做了第一大帮的帮主，如若这件事再不揭穿，只怕整个中原武林，都落入了魔教的控制之中而不自觉了。”

金长久道：“在下不解之处也在此，姑娘既是魔教中人，为什么又和魔教中人作对？”

三凤道：“魔教中人，能够派人中原，难道中原人物，就不能混入魔教中吗？”

金长久道：“姑娘是……”

三凤接道：“别问我来自何处，就算是我们魔教中自相残杀吧，但对你们也有好处。”

金长久道：“姑娘，既是彼此真诚合作，姑娘又为什么不肯但然说出你的身份呢？”

三凤道：“自然有很大的原因，我如此作，已经暴露了身份，老实说，我已经毁去了身上所有的证物，咱们今夜之行，一旦失败，我自绝一死，除非你们都有着和我以身相殉之心，我告诉你们。”

她本是当坊送酒的姑娘，外面看上去，是那么风情万种，妖艳治荡，但谁想得到，她竟有如清风明月般的内涵。江玉南、高泰等，都流露出钦佩之色。

田荣道：“姑娘，照你这个说法，今夜咱们进入青石楼，是必败无疑了？”

三凤道：“那倒不是，咱们也有机会，只看咱们能不能掌握，丐帮基础雄厚，周鹏这几年来必就能摧毁丐帮的雄厚基业，所以，咱们有机会，挑起丐帮中人的觉醒……”

金长久道：“姑娘，你觉着这个机会大不大？”

三凤道：“一半一半，看咱们的运气和作法了。”

金长久苦笑一下道：“三姑娘，如若事出意外，咱们要如何应付这一场变化？”

三凤道：“一场血战，周鹏只要有机会杀咱们，决不会放过。”

金长久道：“哦！”

三凤道：“所以，真到了动手时间，还望诸位同心协力，放手一拼。”

金长久道：“放手一拼？”

三凤道：“周鹏不会放咱们走！除了放手一拼之处，别无他途……”

回顾了一眼，接道：“诸位都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想来，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成就，放手搏杀，生死之机，各占一半，如若不动手，咱们就死定了。”

金长久叹息一声，道：“这一点，咱们都明白，不用姑娘费心，问题是，咱们如何应付他们？是不是要有个安排。”

三凤道：“什么安排，你可不可以说明白一些。”

金长久道：“在下的意思，是说周鹏身怀魔教的武功，咱们之间，什么人去对付他？”

三凤道：“说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金长久道：“这件事很重要，如若咱们之中，有一个人不幸中了魔教的掌指，丧命当场，那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了。”

三凤道：“我明白了，金塘主的意思，是咱们先找出个人来对付周鹏，免得他施展魔教武功杀人？”

金长久道：“不错，在下就是这个意思。”

江玉南道：“在下对付周鹏。”

三凤摇摇头，道：“我看不用了，周鹏由我来对付。”

江玉南道：“神府之中，对魔教的武功，也有一点了解。”

三凤接道：“周鹏的造诣很高，残心指杀人于无形之中，你不能死，也不能受伤，还是小妹来对付他吧！”

高泰道：“姑娘有把握吗？”

三凤道：“没有，不过，我也可以施展魔教武功对付他。”

高泰道：“你也会残心指？”

三凤道：“我不会残心指，但我会别的魔功。”

高泰道：“姑娘，你如没有把握对付周鹏，那就不用勉强了。”

三凤道：“我如不勉强出手，对付周鹏，还有什么人可以出手？”

高泰道：“小要饭的愿意试试。”

金长久道：“慢着，高少兄，这不是意气用事，凭仗一股血气之勇，咱们宁可多派几个人对付周鹏，只要能把地缠住，咱们就多些机会。”

这一番话，不但听得高泰不明所以，就是江玉南也有些不太明白，轻轻咳了一声，道：“金塘主，可否说清楚一些？”

金长久道：“周鹏是魔教中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显的证据，只不过是听我们口说罢了，如著我们很快被周鹏和死党杀了，那就

死无对证，只有我们活着，才能揭露他的身份。”

江玉南点点头，道：“这话不错。”

金长久道：“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活着，那就得先对付着周鹏，使他不能伤人。”

田荣道：“但咱们之中，有谁能对付残心指力呢？”

金长久道：“至少，我们要有一个最好的安排。”

江玉南道：“愿闻高见。”

金长久道：“在下之意，由三凤姑娘和江少侠合力对付周鹏。”

高泰道：“咱们人数已少，由两人对付周鹏，丐帮还有那么多人手，咱们又如何对付？”

金长久笑道：“咱们有高少兄、田少兄和金某人三人联手，丐帮就算有千百位高手，他们也无法一起来，动手时，咱们只求平稳二字，不急功求胜，尽量保持体能，能撑多久，就撑多久，江少兄和三凤姑娘联手对付周鹏，至少可以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丐帮中人数集中的越多，对周鹏越是不利，他虽然收有部分死党，但无法一手遮天，收服全部丐帮中人。”

这地方，就看出姜是老的辣了。

金长久一番话，使得江玉南和三凤等，个个听得点头佩服。

三凤笑一笑，道：“对！就照金塘主的意思去作。”

金长久道：“这其间还有一件重要事，必须各位配合。”

江玉南道：“你请说吧！”

金长久道：“选择地形，那地方使他们无法出动太多的人手轮攻，所以，这就要不受对方的激骗，不轻作任何承诺。”

江玉南道：“我明白了。”

金长久道：“诸位，会用暗器的多带些暗器，暗器不足，不妨多捡一些小石块或制钱，带在身上，不论何物，以适应自己的手力就好，丐帮中人，不少会用暗器，长久搏斗下去，只怕他们难免施用。”

江玉南点点头，当先折下一些竹枝，揣入怀中。

三凤等随着动手，各自捡了不少的竹枝。石块，揣入怀中。

金长久眼看群豪准备完全，回顾了阎五一眼，道：“阎兄，你只在路上设些埋伏就是，如是咱们能破围而出，要仗凭你阎兄接应了，万一我们出不来，阎兄就不用管我们了。”

阎五道：“这种事，老要饭的做不出来。”